

地下

谢 狱



浙江人民出版社

7.5

地下

谢 狄

浙江人民出版社

书名题字：叶圣陶

装帧插图：叶其璋

责任编辑：赵大昕

地 下 谢 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鄞县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字数55,000 印数1—100,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151 定 价：0.20元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浙西某报社一批青年地下工作者为了完成党交给的宣传任务，在充满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当时各种人物不同的政治面貌和生活态度：有针锋相对的揭露，也有迂回巧妙的周旋；有被迫出卖灵魂的堕落，也有慷慨激昂的牺牲……小说尤其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刻画，语言的文学色彩也较浓。

—

于刚，这个高个子的青年，是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前不久在浙东一个叫宁海的小县城秘密地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党就通过辗转的关系，派他到浙西天目山的一家报纸去做地下工作。这家报纸过去是党影响下的进步报纸，可现在，已被国民党浙西行署所“接管”，成了它的“机关报”。

从宁海到于潜天目山，路不算近，战时交通又不便，为了绕过日寇的占领区，往往要多走不少路。于刚在途中整整地走了半个月。

由于任务艰巨，又由于“皖南事变”后这家报纸的情况变得很复杂，他不免对未来的环境有不少揣测。可是一到了山上，他竟为眼前的一片景象所迷惑了。他怎么也没料到，这山岗上会有一块如此广阔的平地，也没料到这在远处看来是一片修竹密林的所在，丛林中原来还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建筑。其中最大的一幢楼房，是道地西式的“迎宾饭店”，它的天井就是个不太小的花园，酒吧间里供应着战时省会金华也缺货的高档烟酒，连海参、干贝等珍馐

也有。跳舞厅的地板是打了蜡的。三楼还有个小型剧场。国民党就把这样的地方说成是“东南的最前哨”、“游击区的小后方”。凭眼前的景象来说，这儿哪有一点战争气氛呢。

因为在于潜动身得早，到山上时才上午十点钟。于刚背着铺盖，拎了一只小皮箱，问来问去，终于找到了《民主日报》编辑部。

太阳已经悬得老高，《民主日报》编辑部里这时却还跟往常一样，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于刚走进这个大房间的时候，不免吃了一惊：这里到处丢着纸头，桌子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书，当中的那张大写字台上全是果皮和花生壳，旁边还躺了一把酒壶，壶嘴上套了个空的墨水瓶。他迟疑起来，外面的阳光这么好，为什么屋里这么暗？把行李放下呢，还是另找个地方？

向窗外望出去，那儿是个很大的天井。天井里有座假山和一个小小的鱼池。

他正在犹豫，忽然听到假山后面传来轻轻的谈话声。

“他们又请你去过了？”这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说到“请”这个字眼时，语声加重了一点。

“去过。”这是另一个女人怯怯的声音。

“这样的事情，也太不象话！”接着，仿佛是一声愤愤的叹息。

另一个女人没有作声。

“可是无论怎样，你总不能随便点头。这会有什么好

处呢！”

“没有法子呵，你叫我怎么办呀？”半晌，那怯怯的声音才传过来，“我也有痛苦，可我只能恨自己！”

于刚不想继续听下去，就故意咳嗽了一声。

“是谁？”假山后转出一个姑娘来。她穿着墨绿色的绒线衫和蓝色长裤，大而幽深的眼睛是湿润的，瞧起人来，眼光那么闪烁，左颊上的笑涡时隐时现。

于刚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早听说你要来了，我先陪你到宿舍去吧。”她一面说着，一面仿佛向在假山后面的另一个女人征询意见似的。但很显然，那人已经走掉了。这样，她就索性跳跳蹦蹦地从天井里跑进了编辑部办公室。

她帮于刚拎起了小皮箱。于刚这才看清了她的眉脸。她的脸色很苍白，长得却很俏丽。

“你贵姓呀？”于刚问道。

“我叫黄卓英，是这里的助理编辑，编国际版，有时也编地方新闻。”她的口舌很快，象念急口令似的。

于刚心想，她大约就是那个自称“我也有痛苦”、“我只能恨自己”的人吧？她跟她的女朋友究竟发生了什么争执？她为什么要恨自己呢？

他又瞥了黄卓英一眼，觉得她好象不是一个有很大痛苦的人。

在分手的时候，黄卓英关心地叮嘱道：“你休息一下吧。在这里，上午是人们睡觉的时候，总编辑总得到人家

吃过中饭以后才起床，有几天更得迟一两个钟头才能见到他。”

说罢，她就走开了。

二

于刚算是住下来了。他的职务是记者。代表报社方面找他谈话的是一个瘦脸的、戴深度近视眼镜的人，据说是副总编辑。原来，那位社长兼总编辑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政训班受训还没有回来。

黄卓英曾经来找过于刚，有时陪他去山上的风景区玩玩，有时来向他借书。她的态度忽而热忽而冷，令人捉摸不透。但比起于刚初来时，神情自然亲热得多了。

有一次，正当于刚想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在窗口边一站，说：

“怎么啦，诗人，饭后不去散散步吗？”

虽然是询问的口气，听起来却似乎是一种命令。于刚这几天已经有点听惯这种腔调了，但这回稍稍有点反感，他婉词拒绝了。

拒绝了以后，舒平了稿纸，拿起笔。好一会儿他没有写出一个字，他在想，自己还没跟天目山的党组织接上关系，对报社的复杂情况也太不了解，究竟该怎样展开工作呢？

他按约定的时间到听蝉寺院的偏殿去过，可是党所指

派的联系人没有来，这样，就得隔一个星期才能去了。编辑部里虽然有几个前《民主日报》留下来的青年，可彼此不熟，一下子还难谈得拢。国民党浙西办事处在这里也派进了几个党棍，甚至听说行署调统室也派来了人。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这些人的好好歹歹，可实在难分辨啊。

想着想着，不禁又想到了黄卓英。她为人不能说不热情，对自己也挺关心，可跟她相处的时候，总使人觉得有点别扭，有点不放心。

他记起了昨天下午的事情。

昨天下午，她的行径是很可怪的。她在一块偏僻的草地上凝神专注地看一本书，不知道有人已经走近身边，等到突然发觉时，她显然吃了一惊，想遮掩什么似的，双手迅捷地把书折迭了起来。随即，显然是怕对方起疑，她又把书摊开，说：“诗人，你的步履可真轻！”

于刚笑道：“你在用功，不敢惊动你。”

也许是为了免得对方猜疑吧，她把书掷在草地上，说：“看，真是在用功呢！这是《政治经济学讲话》。”随后把书翻了个身，“现在，它却是《啼笑因缘》！”

原来她把这两本内容毫不相干的书合订起来了。这本来确实没有什么可怪的：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少青年阅读“禁书”时都采取这种遮眼法。但使于刚怀疑的是：她当时究竟是在凝神地看《政治经济学讲话》呢，还是在看《啼笑因缘》？也许阅读后一本书的可能性更大，但也许

她两者都没有看，却在翻阅她内心的什么秘藏吧。

于刚觉得自己的处境很为难，比如说，万一黄卓英在自己面前读一些更犯“禁”的“禁书”，自己该怎么办？是微笑还是摇头？

想到这里，于刚更觉得非赶快找到党组织不可。只要接上了关系，事情就容易明白了。

可是也许为了要考验他的采访能力吧，隔了两天，副总编辑忽然派他到临安前线去作战地采访，给了他四天时间。怕他路途不熟，又派了个印机房老工友陪他去。那老工友此行的具体任务是为报社去搜罗适宜于印报的土纸。

他们动身了。老工人叫周阿六，四十来岁，身材高大，一听他的口音，于刚就知道他是诸暨人。

于刚原想从他的嘴里探听一下报社里这些人的底细，可是没有如愿。大个子周阿六只是傻笑着，不回答什么。

到了于潜，阿六问于刚，是不是继续赶路？据他说，于潜离临安四十来里，要是走快点，傍晚是能够赶到临安县城的。

于刚系念着下一个星期在听蝉寺院的秘密约会，急于想按预定日期完成采访任务。他点了点头，说：

“我们吃点东西就一直走！”

他们在临安住了一宵。第二天，就到了南涧。

南涧是个“真空地带”，人们称这里为“阴阳界”。这里没有国民党的“治安组织”，也没有日寇和汪伪军。商贩们白天在这里摆摊子，傍晚就背着包裹走了。

于刚怀着很大的好奇心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等到他发觉口袋下有了一条裂缝时，才知道自己的皮夹早已丢失了。

他很为难——总不能回天目山去带旅费吧。

阿六问明了皮夹的式样，皮夹内有些什么。他要于刚在一家茶店里等一下，自己匆匆地走了。

等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于刚所丢失的皮夹。

于刚很惊奇，问他是怎么找到的？

他笑笑，没作声。于刚再三追问，他才说：“这里尽管是‘两不管’的地方，毕竟也还有个头儿脑儿的，我找到帮会里的那个头儿了。”

再往下问一二句，他就不高兴了，说：

“先生，你别问，下回也别再丢！”

三

于刚及时地赶回了天目山。阿六却到富阳去了，他很想那里多买些土纸。

睡了一夜，驱走了疲劳以后，于刚又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听蝉寺院。

这是个已经荒废了的古老的小寺，很冷寂。早春的太阳光照在寺前的柳杉树上，也照在石塔旁的溪流上。溪水丁丁冬冬地流去，不知道它的尽头是一条大河，还是一条污沟。他把一些碎石踢进了溪里，溪水溅了起来，水点溅

到他自己的脚上。

有人轻轻地按着他的肩膀，回头一瞧，他不禁惊讶地叫道：

“吴玫，是你呀！”

“怕是等得不耐烦了吧？”吴玫的眼光向四处环顾着，想找个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她前额的长发垂了下来，几乎遮住眼睛。她不经意地用手把头发向脑后一掠，笑着说：“怎的，我们总不能这样呆站着呀！”

她把于刚带到一座大石坟的旁边。就在那墓碑前，他们坐下了。

显然，于刚没有想到党组织派来跟自己联系的会是吴玫。有好一会儿，他沉默着，没有作声。

是的，怎么会是吴玫呢？于刚认识吴玫还是黄卓英介绍的。她是国际版编辑，黄卓英是她的助手。两人住在一个寝室里。

比起黄卓英来，吴玫虽然大了一二岁，可身材却娇小一些，长相仿佛也更年轻一些。于刚第一次碰到她的时候，就发觉她的眼光是那么深邃逼人，又是那么凝神专注，仿佛发怔似的、不转瞬地瞧着人，一直到对方有点不好意思甚至惊讶起来，她才若无其事地转移了目光。在于刚的心目中，她的性格恰恰和黄卓英相反，她是沉默寡言的，对别人的询问也有点冷淡，冷淡中还带点戒备的神情。在她俩的寝室里，人们经常可以听到黄卓英的兴奋的笑声和故意用哀怨情调唱出来的歌声。然而，却很少听到

吴玫的声响。奇怪的是，只要吴玫悄悄地讲一二句话，黄卓英的歌声、笑声就会黯然失色，随后是整个房间长时间地处于寂静状态。

于刚觉得吴玫这人不太容易接近，大约正是由于她脸上有一种凛然的神色吧。这是奇怪的，她是处身于这样一个环境里啊！

他不禁仔细地端详了吴玫一眼。她向他微微一笑。那可不是她平时所常有的冷冷的、嘲讽的笑。这笑容，在阳光下看来，显出一种娴静的动人情致。

“没有想到吧，来的是我？”她说。

怎么回答好呢？于刚只得避开这个问题，认真地汇报起工作来。

谈了好一会儿，在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上，两人之间有了点小小的争执。于刚要求吴玫把自己的意见反映给组织上，吴玫同意了。

随后就谈到报社的人事，这是于刚迫切想了解的。吴玫把编辑部和印刷厂的一些主要成员都扼要地介绍了。

“听说有个读书会？”于刚问道。

“对！这是党的外围组织，参加的大都是可以争取的青年。”吴玫说，“读的书也许杂了点，通过讨论和批判，即使读点坏书也呒啥。”最后一句用的是上海话——她似乎是上海人。

“呒啥？”于刚诙谐地学着她的腔调。“是的，这也呒啥。所以他们读《大众哲学》，也读《红的笑》……”



“没有想到吧，来的是我？”她说。

“这不奇怪。有个译电员叫史鲲，读过三遍《战争与和平》，还爱不释手呢。”

“黄卓英怎么样？”于刚突然问道。

“当然要谈到她的，是个重要人物！”吴玫说，“可是得先听听你的意见。”

“她似乎很热情，”于刚迟疑地说，“不过有时候又令人觉得捉摸不透，有点儿怪。”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了一句：“政治上似乎很幼稚。”

“这都不假。可她的热情，正在向可怕的方向变化。你没发觉吗？”

于刚不大相信黄卓英身上会有什么令人可怕的地方。

吴玫仿佛很了解于刚在想些什么，说：

“也许你认为她的职务只是个助理编辑。可我知道，她目前的主要工作是盯梢，是监视别人！”吴玫撇了撇嘴，“她所监视的也就是我，也许还有谁。”

于刚受了打击似地怔住了。这打击虽不怎么沉重，但大大出于意料。他忽然想起初来报社的那天，曾听到假山背后黄卓英跟谁在谈天——这人不正是吴玫吗？原来是这样！他又想起，到报社不久，黄卓英就陪着自己游了翠微岩和狮子峰，还特意指点着狮子口附近的一块倒覆着的大岩石说：“看哪！已经是春天了，岩石上却倒挂着一大排冰柱，这真是天目奇观呀！”是的，一边是花叶纷披，一边是冰柱凛冽。这确是奇观呢。人也有点奇：别看黄卓英表面热情开朗、容光焕发，可她自有神色黯然的一面啊！

于刚现在才懂得黄卓英为什么忽而热忽而冷，忽而兴奋忽而凄楚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己实在并不怎么了解她……

四

社长兼总编辑祁孝成从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政训班结业回来了。这个学校是“委座”自兼校长的，因此祁孝成就成了“天子门生”。替社长接风，这在报社里是件大事。先是编辑部集款为他摆酒，随后是祁孝成在家里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朴素的答谢宴。

在酒席上，这个外表粗犷、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对吴玫显得格外亲热。而吴玫对他也比较迁就。她好象很熟悉祁孝成的生活习惯，到一定的时候，就给他递茶杯、送牙签。有人一再给吴玫斟酒，她推辞不了，就把杯子向祁孝成身边一送，淡淡地说：

“社长，你看别人不怀好意呢。”

祁孝成也不说什么，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这情形不免叫于刚惊奇，甚至有一点儿反感。

在劝酒声中，有人问起陪都重庆风光——比当年的南京如何？祁孝成不无感叹地说了些那儿的情况：国家危在旦夕，暴发户大发国难财，豪门权贵也仍优游自在。“不知忧国是何人？”他慨然地说，“前人的感受，我在雾重庆也深深感觉到了。”

“‘不知忧国是何人’！对极了哇！”副总编辑摇头

晃脑地接过话头，“我从上海这个‘孤岛’来到天目胜地，身经战乱，备受流离之苦。有时虽在迎宾饭店跳个舞，也还想到：豪门不以亡国为忧，我辈却以丧家为辱啊！唉！前人已先我言之，先我言之。”

“你别那么酸！”一脸麻子的采访课长提起酒壶给他斟上一杯，“丧家之辱？言重了！你太太好端端住在上海法租界洋楼里。你丧什么家？请吧，干一杯！”

在一片喧嚣声中，大家举起了酒杯。

在这种场合，黄卓英是很活跃的。她跟别人猜拳、说笑，声音尖而响亮。她还不时耍些小聪明，用烈酒灌那个患深度近视的副总编辑。她自己显然也有点醉意，两颊显出了红晕，瞧人的时候，眼睛更闪烁了。

可是，于刚总觉得黄卓英的态度不大正常。她有时会突然沉默好一会儿，随后乘人不注意，偷偷地瞥祁孝成一眼。这眼光是怯怯的，还包含着一种隐隐约约的憎恨。当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吃一道川菜的时候，黄卓英忽然凑到于刚耳边悄悄地说：

“吃完了，我和你一同走。”

于刚有点吃惊，她为什么老是在找自己呢？

席散了，吴玫已经先走一步。黄卓英说是头晕，要小坐一会儿，叫于刚别等她了。

于刚有点怀疑。从黄卓英的神态看，显然是有谁留住她了。